

川海文心

清流映月今朝看

■仇士鹏

我是听着抗洪的故事长大的。

爷爷讲1954年的抗洪，父亲讲1991年的抗洪，不同的是洪水的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相同的是那滔滔大水也无法淹没的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凯歌，是那一刻在炎黄子孙血脉深处的历经磨难却永不低头的不屈与自强。夺粮抢收、向险而行、封堵溃口、抢救灾民……成长于新时代的我无法想象抗洪一线上踩碎黑夜与白天的脚步声有多么急促、响亮，但每听到一条军民长城的筑成，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挺直腰板。

历史会带走许多事物，但更多充满光辉的事物会穿越时间，在热土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只需要一点星火，就能重新燎原。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是一代伟人的题词。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听任课老师讲到这句话时，心脏在我的胸膛里是如何激动地跳动，仿佛那两场洪水跨越时光，在我的血管里肆意冲泻。我突然理解了周总理在少年时代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宏伟志向时的心情。自那起，“为修好淮河而求学”，这句无声的誓言便磐石般地立在我的心中，睥睨岁月里的每一场暴雨，要抵御这片土地上未来发生的洪水，让水患只能在史书上定居，让人水和谐在淮河两岸谱写出波光粼粼的动听旋律。

淮河，从名字上就归属于美。在《说文解字》中，淮字的词条为“从水，佳声”。佳为短尾鸟，所以从字形上看，淮就是短尾鸟在水边栖居、嬉戏。这条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

桐柏山太白顶西北侧河谷的大河，在横跨中原的同时，也横跨了璀璨的唐诗宋词。“一鸟飞长淮，百花满云梦”，河上有飞鸟盘旋，河边有百花盛开，河水在鸟语花香之间，勾勒出对尘世最深情的眷恋。更可贵的是，这条河，有着极为清亮的歌喉。“清淮无底绿江深，宿处津亭枫树林”，唯有清，才能酝酿出惊心动魄的绿，唯有清，才能以“清淮”为名固化成文学意象，让从巴颜喀拉山脉派出的黄河都忍不住地羡慕。白居易曾在《渡淮》中写道：“清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这把淮河的审美格调又往上抬了一层。这样的清澈，只有用来倒映月亮，才不会被辜负、浪费。它太清了，一点不漏地保留下了月亮的光

辉——如此晶莹，如此皎洁，恍若与月孪生。人在岸边赏月，恍若在上俯瞰人间，若非偶尔的风吹起了涟漪，谁又能断言水中月只是一个美丽的影子？

我想，淮河的灵魂深处，始终辉耀着一轮明月，所以即使它曾“力拔山兮气盖世”地横推一切，最终也能归于优雅娴静。如今的淮河，随着水系连通、清淤疏浚和岸坡绿化等一系列工程的推进，已经重新长出了柔嫩的水草；双腿细长的水鸟伫立在水中，像是重新来此赏月的诗人，在水波间聆听千年的沧桑变化。有朋友住在淮河边，在她的朋友圈里，我找不出父辈口中那条凶暴的淮河——它静静地流淌在城市的臂弯中，绕过岛屿，托起桥梁，

树木在水面留下长长的影子。在岸边的草木间，我听见的是波涛侵蚀的狞笑，而是清流润泽的呢喃。

得知我学的是水利后，这位朋友发来“表白”：“正是你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让淮水安澜，让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她的话让我倍感汗颜——那些用自己的血肉迎接洪水冲撞的人，不是我；那些用自己的才华磨平淮水性子的，不是我。我只是踩着他们留下的脚印走在他们影子里的人，但这依然让我心潮澎湃。

求学的意义，不就是把自己所学书写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吗？又有什么比世人的肯定更能称赞生命的价值？“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是一个上

句。“一定能把淮河修好”，这是属于今人的下句，也是义不容辞的回答。这份好，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好；这份好，亦是“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的好。而我，想成为“一定能把淮河修好”这句话的主语之一。

我想陪伴在淮河的身边，记录它的每一次涨落，守望它每一年的汛期，以淮水为墨，以经验和智慧为笔，将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修饰写在沿岸人民的生活中；我想在开闸放水的时候，聆听一种感天动地的精神，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用无私舍弃成全了平稳大局，我想用十三个孔洞去讴歌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血性与担当；我想把我的未来折叠在水天一色的分界线中，大声地告诉我的父辈祖辈，那个听着抗洪故事长大的孩子，正在参与淮水的未来，用幸福的色彩描绘它在新时代的动人姿态。

我还想像渔父般用淮河水清洗我的身体，我还想像庄子笔下的鱼相濡以沫又相忘于淮河……去投奔、去融入，这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全？王勃遇见了滕王阁，闻名于世；张继遇见了枫桥，千古留名；而我遇见了淮河，谁能说或许不是命运精心构思的又一场好戏？“从水，佳声”，一只短尾鸟，立志要在淮河上悠然独立。

我相信，未来的淮河，会延续唐诗宋词里的风雅和优美，它所流经的地方，会生出新的诗词歌赋。这些作品将在淮河两岸人们的口耳间流传，也将在鱼虾候鸟的种群基因里留下韵脚。

清流映明月，今朝敬请重吟看！



城市印象

琵琶泉边聆琴韵

■徐勤玲

琵琶泉，因泉声似琵琶弹奏的曲调而得名。清代郝植恭在《济南七十二泉记》中写道：“泉有以乐器名者：曰琴，流水之调也；曰琵琶，浔阳之旧曲也。”

琵琶泉在山东济南古城南护城河的南岸，泉东面有一座石拱桥，名为琵琶桥。来到护城河的北岸，站在琵琶桥边，便可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其声清脆，宛如“大珠小珠落

玉盘”。

站在琵琶桥上向南眺望，可见一泓清泉掩映在翠柳间，犹如美人“犹抱琵琶半遮面”。泉水流泻，经石阶笔直地落入护城河，形成一道道银白色的水流，宛若一根根琴弦，弹奏出一首首优美的乐曲。那泉声犹如琵琶琴韵，似阳春白雪般欢快明媚，又如高山流水般旷达洒脱。

走下琵琶桥，来到琵琶泉边。一泓清泉宁静而深邃，泉中游弋的锦鲤、浮动的绿藻，

全都直视无碍，一览无余。泉底不断冒出一串串珍珠似的水花，细碎，晶莹。水花升到泉面破裂，荡起一圈圈细细的涟漪。在泉边驻足，感觉进入清新脱俗之地，远离人世的芜杂，让人久久不愿离去。

琵琶泉南面是千佛山，北面是护城河，泉周边还有黑虎、玛瑙诸泉，因此琵琶泉依山傍水，环境优美。过去曾有文人雅士在琵琶泉边建房而居，与泉为邻，日夜聆听泉声琴韵，这是何等的惬意！清代唐尧卿曾

借寓泉边的品泉山房，临泉赋诗，题为《品泉山房八景》。他在诗序中写道：“余居省城将十稔，嫌其嚣杂，乙酉春，借寓城南品泉山房，面溪枕山，门临琵琶泉，左右列珍珠、黑虎二泉。荇藻交错，泉声盈耳，高旷清幽，足以怡情养性，用拟八景，附之以诗。”

清代王以敏曾造访在琵琶泉边居住的友人，并以诗记之。他描写了琵琶泉的清幽：“溪风吹斜阳，山光隐城阙。秋蝉导人行，一径入幽绝。到

门声震耳，断壁碎花裂。石齿漱危湍，池心散飞雪。”友人是一位高洁之士，两人一起谈诗论道：“吾宗老摩诘，云卧振芳洁。卜居泉石邻，屡淹故人辙……兰气清道心，诗味入禅悦。”依琵琶泉而居，听泉吟诗，会友论道，这是多么高雅的生活啊！

居泉城既久，我时常流连于琵琶泉边。听泉流琴韵，隐没了世俗的喧嚣；看泉水清澈，濯去了身上的尘土。于是身心俱净，物我两忘。